



我們經常默想聖母的信、望、愛三超德，今年在聖母蒙召升天之際，讓我們也來默想四樞德之首——智慧。教會將「上智之座」及「極智者貞女」的名銜納入〈聖母德敘禱文〉內，默想聖母的智慧之德。正如教宗聖碧岳十世所言：「除了聖母之外，沒有人能認識耶穌如此深奧，並能引導他人到達耶穌那裡。」因此，稱聖母為「上智之座」，是相當有意義的。

《聖經》裡記載了許多智慧的言語及故事，撒羅滿王的智慧是人們喜歡述說的。曾經有兩位婦女在爭搶著一嬰孩，她們各自說，活的孩子是自己的，死的孩子是對方的。她們一起到撒羅滿王前，請他來做判斷。撒羅滿王立即拿刀要把孩子分成兩半。此時，其中一位母親卻哭哭啼啼地願意把孩子讓給對方。撒羅滿王用智慧的計謀，辨識出愛子心切的真正母親。

上主曾許諾賞給撒羅滿王任何所求之物，但他沒有求長壽，沒有求財富，也沒有求天主消滅他的敵人，他只求了智慧，上主因而獎賞了他。「敬畏上主是智慧的肇基；只有愚昧人蔑視智慧和規律。」（箴1:7）《聖經》有關智慧的記載，常區分智慧和知識，認為智慧由天主而來，而知識由人而來。通常說，智慧是關乎屬靈的事，知識則與非屬靈的事相關。

在《若望福音》第1章中，論及「道」，天主的兒子「道」智慧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太初有道，道與天主同在，道就是天主的智

慧。」這「道」是「人」，如「智慧」的擬人化。「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我們見了祂的光榮，正如父獨生者的光榮，滿溢恩寵和真理。」（若1:14）

至聖瑪利亞是「上智之座」，因為她迎納耶穌進入自己腹中，而祂就是降生成人的智慧。由於瑪利亞領報時所說的「是／*fiat*」，服從天主的聖意，於是智慧居在她的腹中，使她成為智慧最具典範的門徒。她是天主智能聖子的母親，享有高度上智，也是我們上智的儲藏室，我們可以時常前往取用，以實現我們的終向。

我們也能夠學習聖母擁有智慧，她曾因孕育耶穌智慧資源而成了上智之座，只要我們能夠孕育耶穌，我們也能夠產生智慧。當我們聆聽天主聖言、領耶穌聖體，在我們內就能夠孕育耶穌，產生智慧。

在聖母瑪利亞內，聖神所有恩賜都在工作，其果實已完全成熟。因此，她能夠很奇妙地教導我們，如何增長對聖神工作的開放性。天主的智慧使瑪利亞不僅成為耶穌的母親，也是我們的母親、教會的母親。聖母瑪利亞也會面對困難疑慮和不明白的事，但她以「默存心中，反覆思索」（路2:19）的態度，與天主合作完成使命。我們要熱愛聖母，接受聖母，學習她用智慧行事，並請她為我們轉禱。

瑪利亞，「上智之座」，展示了她坐在寶座上，抱着孩子基督於其膝上，並愛慕祂。在初期教會，許多基督徒認為基督是智慧的化身，

因此把耶穌抱在膝上，瑪利亞就成了智慧之「座」。另一種不同的說法，也提到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瑪利亞通過在她的胎裡孕育基督，而「持有」智慧。

「上智之座」，為聖母瑪利亞是一個非常美妙的稱呼。的確，天主藉著聖母以特殊的方式榮耀了自己。無玷之始胎已是天主智慧的傑出作品，無染原罪的瑪利亞成為默西亞的母親，在她內，聖神能夠毫無阻礙地定居，與她合一，智慧駐留在她內。

福音中提及5個智慧貞女，為了迎接新郎的來臨，事先準備了充足的油，她們雖然明智，但相比聖母還是有所欠缺。聖母瑪利亞的聖善超越眾人之上，並且她享有最高度的德行，無疑地，她的智德也非聖人們所能及的。

「無染原罪天主之母，卒世童貞聖母瑪利亞，在完成了今世生命之後，肉身和靈魂一同被提升至天上的榮福。」這條信理是由「可敬者」教宗碧岳十二世在1950年定為教會信理，並欽定8月15日為「聖母升天節」。瑪利亞是人類，是受造物，是我們當中的一位，她的靈魂和肉身皆抵達了永恆的天鄉，這個極大的希望，也陪伴我們朝向生命重大目標行走的旅程。聖母為上智之座，因為她是天主智能聖子的母親，享有最高度的上智。

願我們效法聖母，領受上智的神恩，並能積極修務聖德，使上智也甘飴地、有力地引領我們的靈魂，歸向天主。

上智之座 蒙召升天

天主教在台灣的分層

■文／周曉青（國際大學英語教授協會／IAUPE會員）



國民政府來台初期，醫療、教育資源缺乏，天主教會不僅建立了學校、醫院、教堂等硬體設備，更豐富了台灣多元文化的學習內容，也添增許多歐美文化交流，甚至是新科學的研究理論。天主教會過去60年，能在台灣擴展至今日的規模，可說是相當成功，為教會建設具指標性的燈塔。

今日天主教在台雖已估計有20萬人信徒的普及程度，但在人力及資源上，不如過往由來自歐美國家及中國大陸教會的精英神職人員所建構起的教會組織那般豐沛。

現在有許多來自非洲與亞洲的神職人員，他們學習全球公認最難的語言「中文」，同時要照顧來自他們母國居住於台灣的移工教友。

根據教會的報告，台灣天主教神學院的修士們，多半不打算投入學術研究領域，究其原因可能為語文能力的不足及缺少學習典範，使願意投入學術研究的修士少之又少。

台灣教會在硬體設備（學校、教堂及醫院等）上投注了不少資源，但在思想建設上卻似乎相當保守。我們以考試為主的教育體制，難以培養中、小學生良好的閱讀習慣，同時教會亦缺乏導師來協助我們深究兩千多年的天主教文明，因此，在這福傳的時代，天主教文化的傳承將是我們所面對的問題。

新科技世代的電腦與手機改變了我們的閱讀習慣，每人平均每天會花4個小時在3C產品上。在YouTube，我們可以免費上各個世界名校的課程，收看大師的演講，或收聽經典名著（即使前述資源大部分皆為英語），我在青少年時閱讀的神修著作，也能在網路上找到各種形式的資源，因此，我們可從科技改變現代人閱讀習慣的趨勢中，找尋福傳的良好切入點。

對今年的福傳大會有需要任何具體的建議，我有以下兩個提案：

1. 香港教區有一個多媒體中心，在翻譯天主教書籍中也不乏人才，建議可在台灣建立類似的整合型多媒體中心，此中心除了傳承教會公

教的文化，更賦了傳承教會歷史的任務，如同歐洲黑暗時代，本篤修院保存了人類的文明。

2. 福傳大會及主教團可利用教會許多閒置的空間建立公教研究中心，可由教友提供經費，由教會提供場地，其任務為製作並提供多媒體中心的節目內容。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時，教宗聽取來自其他宗教代表以觀察員身分來到羅馬參與大公會議的建議，在白冷外建立宗教合一的高級神學研究院（*Tantur Ecumenic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Theological Studies*），由美國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提供經費，馬爾他騎士團提供土地，本篤會（*Monastery of Montserrat*）也派修士來協助圖書館運作。

在戮力福傳的現今，我們能否跟上時代，便是考驗我們的神長及教友領袖的時機。在2021年的此時，有如歐洲黑暗時代的修道院保存西羅馬帝國的文化（教宗把聖本篤列為歐洲的主保），台灣教會亦能作為華人世界保存並傳承天主教文化與歷史的角色。

